



和16
1184
/



儼塾集

卷之一

父

門八和16
編1184
卷1-10

不染口辱真書

校合本

東光經藏

隨佛子智謙

儼塾集序

窮達者所遇之時也。故觀人者不觀乎斯而觀乎志之所存也。若夫志也者。不為富貴淫。不為貧賤移。不為威武屈。是以王公失其貴。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良平失其智。



故身雖窮道固亨者。志之謂也。孟夫子曰。士尚志也。何謂志乎。伊尹之所謂。堯舜其君民者也。達雖在上。而志不在濟物。則小人之器也。窮雖在下。而志在濟物。則君子之器也。君子也。小人也。觀志之所

存如何而已。乃至志於功名富貴者。則何足為志乎。森尚謙利涉子。資稟朴實。少受學乎其族。福佳如松子。如松子之教人也。去浮華就質實。使學者之志專在濟物。故習與性成。利涉子之志亦一在濟

物也。既長而襲箕裘。業衛生。
為

宗室水戶公醫官兼常陽州學
教授。其為醫以施方。則志不
在功名富貴。而志於濟物。其
為師以授業。則使學者不志
乎功名富貴。而志於濟物。不

幸而雖不當澤國澤民之任。
然醫國之術。化人之教。其澤
之所被者。亦不為不多矣。術
之所施教之所授。事務紛擾。
為勞雖至。而勉焉不倦。而盡
餘力者。濟物之志。以使然也。
且好賦詩屬文。其平日之所

消崇功恐巧
記

作。累數千萬言。采而輯之。名曰儼塾集。儼塾者。學之名也。其文也。詩也。止乎適情。述志而已。不敢求奇。呈功以驚人。之耳目也。况有風月流連之思。富貴津津之態乎。言々句句。去浮華。就朴實。其素志之

所寓。考於斯。亦可見也。古人云。詩言志。又有謂曰。文貫道。嗚呼。觀其詩。則以可知其人。也。觀其文。則以可知其學也。後之觀斯集者。以可觀利涉子之志之大。與學之實乎也。雖然。利涉子之志。乃如松子

消崇乎也之
乎恐行

之志也。利涉子之學。乃如松
子之學也。予與利涉子為交
久矣。如松子受醫業乎予先
考。故喜如松子之教人之能
有法。愛利涉子之不倍師於
是乎。叙以冠其首云
皆

寶永三年丙戌六月七十三翁
木下元高平之甫書乎
御園之好青館



儼塾集目錄

卷之一論

論一二十四論

並序

和唐合論

卷之二論

說

問答

解

辨

論二治亂論

損益論

好學論

上下

孝論

醫在務本論

難產論

養生論

人參能活人又殺人論

十三將評論

並序

源義家論

平政子論

說三信義說

伎藝誤身者說

解字宜刪

儼塾集目錄

儼塾集目錄

五

養蘭說

問答四古學問答

養生問答

代進士策文二首

記母病問治諸老醫

解五惟精惟一解

辨五鬼神與人不異辨 大哉孔子無所成名辨

默識辨 以義用力辨 謀猷辨 鬼辨

卷之三 書 上書 箴戒

書六呈福住如松子二首 與原元智

酬淺見順良詩並 贈伊藤維貞 復相田信也

與增井良伯 呈木下順菴 寄佐佐子朴

寄今井將興 酬將興 寄安積子先

贈人見子傳 寄吉弘子常

奉久我靜齋源公 與人論鬼神非無

答寺井清次郎二首 謝好青館主多惠詩

復安東省菴 謝栗山伯立 寄久米田仙菴

復箕渚川 復平岡氏 賀夢記字並詩

寄栗山伯立 復肥田執政 復中村伯行

上書七代人乞興造宗廟表

上書薦處士相田信也 上書進藥方

箴戒八 讀書式 觀書法

自修七件

講筵式

碁箴

南箴

北箴

醫家警戒十二事

揭壁八事

儼塾講式

卷之四

記

序

題序

記九 盟水軒記

木假山記

驅蟲散記

靜座椅記

拜舜水先生祠堂記

儼塾記

雲澤茶入記

行德劔記

畫龍記

鬼面石記

神託靈異記

投壘茶入記

序十 送龜井玄卜歸紀陽序

送稻津左兵衛之水戶序

送坂場尚運序

渭津記
重建氏殿
神祠記

送安東竹間子還柳川序

送執政實氏赴

江戶序

題序十一 女誠後序

神武剛應錄序

春秋左氏傳後序

秋日會宴詩序

跋愛菊辨

御藥園唱酬集序

讀羅山集有感詩序

並詩

周易觀象傍訓自序

五倫大旨序

竹間集序

卷之五

賦

頌

銘

贊

辭

行狀 碑 祭文 雜著 傳

園字直錄

賦十二日光山賦並序

窮士賦並序

後樂丹楓賦

西山賦

頌十三柔兆攝提格元旦頌

源義公令德頌並序

靜壽軒頌並序

銘十四我未銘

書帙銘

刀銘

硯銘

讚辭十五屈原像贊

寒山拾得贊二首

飛龍辭

神農論贊

行狀十六祖考玉翁了珍府君行狀

先考空菴性壽府君行狀

讚當作贊

傳

森先君
真蹟
傳十九之
文字
并序

碑十七森田不遠叟碑銘

拙齋藤子粹碑陰

先妣森田氏碑陰

祭文十八祭先考文

祭先妣文

傳十九
鈴木勇山家傳

雜著二十心君詔

擬無逸

擬新田義貞復楠正成書

新述四卦並序
附吳文正公忍卦

二十四總論

勸學文二篇並序

通計一百五十有五首

卷之六 詩

卷之七 詩

卷之八 詩

卷之九 詩

卷之十 詩

此目錄別出

真蹟

儼塾集卷之一

論一

二十四論序

謹按典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為道也大而無外小而無內所謂學者效之者也蓋其教雖同殊土遠域不無差異豈無辨哉其源雖一末派細流不無區別豈不揀哉世之學者必本于唐所以求彼聖人之道誰敢間然雖然偏從唐風則損吾邦體亦可畏矣至若言唐法必可據多書可羨郡縣可行食饌可效粗見不精遂化外域之俗自忘焉蓋論其同者堯舜為君與吾王同堯舜之民與

吾民同秉彝之性。豈有別哉。論其異者。上世三代漢
唐。知明人物。知行不同。可觀而已。今舉學問一事。論
之。宋之二程二蘇。其是大儒。而見識如冰炭相反。朱
子陸子。其是實學。而議論如胡越之隔。夫如是。則後
學宜謹簡在我心。不宜偏取偏捨者也。且夫學之盛
莫大於宋焉。而宋疲乎西夏。困乎契丹。逐乎女真。滅
乎蒙古。可悲夫。然則宋不足效乎。將謂不足效。則彼
蒙古信宋儒學。而大興學。開邦輿地之廣。超于萬古。
其學豈不足效乎。愚暇日。舉其不可學者。可學者。及
我所勝者。各入事。謹記所見。凡稱唐不稱中華。義見

篇末。時代則書李唐別之。仰願世君子。有所採用。以
助釐務。大幸至幸。久尚有餘歡。不勝屏營之至。元祿
十一年戊寅三月戊戌日

常陽水戶儼塾森尚謙自叙

二十四論目錄

唐不可學八

- 一多書
- 二長爪
- 三廢革附論湯武
- 四郡縣
- 五小人
- 六復讎議附論聶政荆軻
- 七道家

入募卒

唐可學八

一經學 二諫官 三謀臣 四廣見

五醫道 六巧制度 七考試 八教令

日本勝唐人

一皇祚附敬 二義勇 三帶劍 四襲封

五無外患 六無宦者 七食饌 八武藝附造

和唐合論 目錄畢

附李唐考法

釋智謙

唐不可學八

一多書

夫書何為而作也。為傳道垂教治世安民也。十三經

歷史典故及先哲微言要辭數百部備能事畢矣。書

多則事煩事煩則支離雜亂失宗。孔子刪詩書正禮

樂且曰述而不作。其艾繁纂要可觀焉。周時簡編不

駁而聖人取約可知焉。其後變簡為縑制紙代縑。後

唐明宗之時印板行世。至宋累數十萬卷書目猶不

可究盡。誰不為之太息哉。許魯齋貴朱子之學猶不

喜其語錄多卷。雖言道學頗厭煩擾。吁嗟紛紛雜書。

東倉外非出
光圖書之記
經常隨佛學
藏道子智謙

辨官小說非徒費楮墨抑正道之稂莠也其文盛質
衰之弊不可學焉

二長爪

唐俗皆長鬚爪不剪蓋本於聖經不敢毀傷為孝之
始之義雖然事有輕重本末故臨事不可不捨輕取
重去未就本經曰戰陳無勇非孝也父母之讎不與
共戴天故孝子為親忘身邦君為社稷死苟致道而
死皆忠孝也何顧毀傷哉故比干之刳心稱之為仁
申生之自縊褒之曰恭世人何知男女不相授之為
禮不知嫂溺以手之大義乎今夫爪者害于講武故

陸子靜斷爪優于挽弓為邦用武可謂匪躬之謀矣
石晉事契丹稱臣趙宋尊女真為君千載瀆青史何
也以武不足也唐之長鬚爪迂于武術不可學焉

三變革

唐好建遺沿革其主新受命者必革前代制度物色
至如官名地名多變舊號而命新名無不令人惑焉
故觀歷史非細閱百官地理禮樂輿服等志不可盡
知焉不如我邦州郡地理職官禮樂古先哲王
之制逾千歲而不改故式無有扈雜詩所謂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者乎或曰三代聖王皆改前規易所謂

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乎。曰不可。一槩而論焉。孔子周
未人也。顏淵問爲邦。子曰從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樂則韶舞。是皆從古之善者也。於戲古之所改
使後人議之。後人所改。復使後人議之。不如仍舊無改。

附論湯武

湯樂名一言致民

孔子謂武盡美未盡善。吳季札見舞韶濩者曰猶有
勳德。聖人之難也。然則雖湯武之聖。有未盡善也。夫
弔民罰罪。撥亂反正。聖人之業也。而至伐其君。人臣
之決所不爲也。若爲此舉。則亂臣賊子而已。爲人之
君。宜學文王爲人之子。宜學申生爲人之臣。宜學伯

夷及漢王陵。苟所志如是。則可以無大過矣。春秋之
法。不許諸侯不告天王而相戰伐。夫征者上征下也。
敵邦不相征。況敢以下征上乎。聖人之大權止於湯
武。後世四海萬邦。無再之而可也。

四郡縣

夫封建諸侯。唐虞三代之法也。罷封建爲郡縣。暴秦
之制也。周禮天官地官。春夏秋官。卷首皆云。惟王建
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其佐王
治邦國之文。盛周聖人之法。可見而知之。兩漢繼秦
罷侯置守。以降古封建之政廢矣。致堂胡氏曰。夫封

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至哉言也。李唐柳宗元著論而非封建。柳子封建勢也。一句。後儒以爲格言。何其鹵莽之甚也。如秦漢論勢可也。唐虞三代德化普施。傳祚之久。爲後世善治良政之祖。不可以勢論也。朱子綱目詳載胡氏貴封建之說。可觀。朱子不採柳之論。且夫封建則維持多方。若上失政。一方有亂。而一方保持。如春秋之時也。郡縣則城都不強。若上失政。一方有亂。則土崩瓦解。如秦二世之時也。我日本今封建久行。自然合于聖政。宜乎致其平也。唐郡縣之弊不可學。

五小人

夫忠信篤恭謂之君子。姦佞猾賊謂之小人。所謂小人有輕重淺深。其輕淺者易見。深重者難知。如宋王安石蔡京蔡確章惇丁謂王欽若等。皆博學登科中選秉權而誤天下。政道是曹之所致也。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漢唐小人亦有其始難見者。載在方策。孔子所謂無爲小人。儒是也。夫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苟非試之。其實難知。虞書曰。試可乃已。唯舉才無試。殆哉。歐陽子誤褒安石。胡康侯謬稱秦檜。觀其外而不察其內也。孔子曰。惡似而非。

者夫少正卯魯聞人也。聖人所以誅之者以是故也。彼小人而似君子者，可恐可戒。

六復讎議

按禮記。宰我問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孔子曰。寢苫枕水。不仕。不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友。兵而鬪。是聖人之明教。萬世之大典也。我邦風俗。必復親讎。若有不復。則鄉人賤之。為不孝。為怯懦。不敢為丈夫。閱唐史。報父讎者。或斷處。殺人之罪。或減一等。當流刑。有司執議紛紛。何哉。苟欲定律刑之。則皆不共戴天之義。又欲據禮宥之。則違殺人之者。久之法。其擬議

如此。故難得明決。是以韓愈有復讎狀。柳宗元有駁復讎議。皆以復讎為是者也。我邦守義也固。知耻也深。人人立志。朝典褒賞。合禮合義。不待議狀。又周禮曰。殺人而義者。今勿讎。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我邦人有父讎。則必告于官。而躬往復讎。亦得周官之旨。唐之有司。議於復讎者。失禮誤律。豈可稽哉。

附論聶政刑軻

聶政殺韓相俠累。周安王五年。荆軻劫秦王。秦王十九年。綱目其書盜不可不辨。夫盜者逆惡暴亂。犯上虐下。背法

問道者也。聶政以老母在不許人以及死可謂孝矣。弊黃金百鎰而不受可謂廉矣。輕生而不變約可謂義矣。自屠絕蹤不欲姊見可謂弟矣。書之曰盜可乎。荆軻義勇士也。秦王之暴如虎狼天下莫不惡之。燕丹之於秦非有君臣之稱唯一敵耳。軻應燕丹之請入秦欲殺魯曹沫劫齊桓公今歸侵地之事彼曹沫也。春秋傳無取辭。公羊莊十三年軻之往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時慷慨今士與百千載風韻令人傷心。是豈曰盜可乎。太史公所謂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非歟。而尹起莘發明以聶政

執事

爲穿窬微者荆軻爲劫盜之舉甚哉言也。弄文蔽義俾世無士政軻者孟子所謂養北宮黜之勇者也。遷史載之列傳爲得體矣。或曰書盜據春秋三盜例乎。曰按春秋傳衛靈公之臣齊豹作亂殺其君之兄公孟縶。昭二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入公宮竊寶玉大弓。定八年蔡昭公之臣公孫翩射君弑之。哀四年經皆書盜以邦之大賊亂臣也。非政軻之流也。且秦已一統天下韓人張良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綱目書與之宋儒多褒之貴良之報君仇也。蓋良非得力士不能狙秦皇其力士也。蓋亦政軻之徒歟。後世譽良則政軻

不可毀矣。昔者建久中，曾我祐成時，宗兄弟二人，斬父之讎，工藤祐經、祐經者，幕府之近臣也。而二子輕生，克所難，克竹帛所載，丹青所畫，甚使志士仁人奮發興起，亦可謂孝義勇烈不耻古者矣。白面書生，莫誤褒貶，是所望也。

七道家

致堂胡氏曰。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四年。本出讀史管見。三教之名，其謬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爲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如道路然。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

可共由而名之，曰道失之矣。其後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祀醮祭之法，流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胡氏之論道家，悉矣。我邦自古無之，故未見秦皇漢武之惑，不亦悅乎。宋學士詩曰：青牛不渡大洋海，莫在無人識道書。此語鹿矣。夫青牛，老子之書也。老莊列等書，我邦人徃徃講習之。通曉其說，胡氏所云飛仙變化丹藥符籙之類，方士所作，是未嘗渡海來也。青牛之書，與道士之術，甚異旨趣，不可混同。白樂天樂府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是也。且

如翟曇之教世久流行已爲恒典不關利害自今以後若有方士之徒來聚黨作奇異行者是真邪法也須嚴禁止焉雖釋氏已爲恒典若法奇怪者政家所當禁者也嗚呼周公曰民無或昏譁張爲幻其斯之謂乎唐之道家不可學焉

八募卒

唐之募卒點定民間丁壯給直以從事焉郡縣有數一旦有變則召募之命令下則倉皇服役蓋其材堪武事耶其志爲邦忘躬耶未可知也或遇剛敵如崩其角倒戈而逃不如我邦士兵嚴毅整肅農兵勇

悍齊一也遠甚矣蓋惟彼募卒古制不如此後世訓練士卒不得其精輕視兵事鵠立于廟堂驅馳生民魚爛于郊野可悲而已昔者陸賈說高帝曰文武並用長久之策也善哉言也夫文武並行不相悖聖人之政也凡唐之病在文大過武不及耳且若朝鮮本桀驁之邦也楊隋李唐不能戡之以地接唐山文學漸薰尊南方溫柔之化界北鄙強者之風故爲我前朝關白秀吉所長驅近來之龜鑑也可戒可謹

唐可學八

一經學

四書五經範圍天地之道。曲成人物之情。其理廣大。其味深長。垂教萬代。大哉至哉。夫經學用之于朝。則朝廷尊。用之于鄉黨。則鄉黨睦。用之于身。而身修。古賢云。順此則興。逆此則危。無二于此則亡。由于此則為明君。為賢臣。不由于此。為昏主。為亂臣。夫聖人者何也。與天地合德者也。宜乎其書遠及殊方也。昔者

十六主應神天皇十五年。經書渡來。贊襄王化。已千有餘載。其後置大學寮。備明經博士。及諸博士。準于唐制。儒教赫然。

九十五主

後醍醐天皇時。始講宋儒新註。而未廣于世。近

慶長元和朝。惺窩藤欽夫。大闡濂洛關閩之學。以來

鄉講家誦文化郁郁。治似成康。今已百年。所謂百

年而勝殘。去殺者歟。嗚呼。四書五經。可學可行。不

可須臾離也。

一二諫官

唐自古先哲。主至叔世。必有諫官。陳說時宜。助上不逮。諫官之輔。以保邦家。如舟有楫。如馬有韁。如水有堤防。如工有規矩。不敢顛覆。不敢橫馳。不敢放蕩。不敢偏歪。書云。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諫之益大矣。

百九主後陽成帝

郁一文盛完

哉。故沛公從諫而創漢業。秦王納諫而興唐祚。凡受命開邦之主。無不聽容直言。其才力如商辛。詞藻如階煬。杜絕忠諫。招徠殃禍。故雖有才美。不能用諫。則亡。唯諫也。安危之所繫。邦家之樞紐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邦。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又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所謂爭者。諫之謂也。漢之靈獻。唐之僖昭。綱紐已解。不可復治。而諫者無不盡言。嗚呼。遺俗流風。篤矣美矣。唐置諫職。可率由者也。帝範曰。大臣重諫。

不言。小臣畏罪。不言。此世之大患也。此語盛衰記及古記多引用噫。上不拒諫。則下必盡忠言。其益不可勝數。拯弊之妙術。除病之良藥。莫過於諫。尤可尊焉。

三謀臣

夫唐虞三代。謀臣皆聖賢之徒。不待稱揚。次之者。鄭子產。晉叔向。漢張良。武侯。唐李泌。陸贄。宋范仲淹。韓琦。富弼之類是也。彼范蠡。陳平之計策。樊噲。周勃之力戰。張巡。許遠之殉節。其名聲巍巍。我邦亦有之。恨不得馬班。歐宋之筆。宣著其美耳。夫功利可得。勇決可得。操節可得。此二者。所謂邦之利器也。忠謀如

寶玉不易得焉。中庸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其斯之謂乎。夫忠謀者，其器識遠大，德量廣豁，治則裁成輔相，亂則維持鞏固，是無他，祖述聖賢，存大體也。或曰：子舉名臣，非無遺漏，如漢蕭曹，內魏唐房杜姚宋，宋趙曹呂寇，非忠謀乎。且如劉張韓岳，以何論之。答曰：愚致思舉綱要，願推類而知之。子所引，皆謀臣全福者也，非得天命不能也。如韓岳等，精忠傑出，豈得間然。且失文相武將，或其才兼備，或不兼備，或全福，或不全，不遑細舉於其中間學，彼忠謀所以平治邦家，豈云小補哉。

四廣見

按禮記孔子曰：吾聞之老聃，云云，不以其異端捨其言也。程子解中庸鳶飛魚躍章曰：此是緊緊爲人活潑潑地。朱子亦引此語，是本俗語，而禪家所用也。朱子小學間採顏氏家訓語，夫顏之推好佛者也，其家訓歸心篇恰如讀佛書，然不厭之。柳子厚蘇子瞻亦好佛者也。朱子收其文章於楚辭後語中，且蘇子與程子相軋其學甚異，而朱子註論語間採蘇子之語。王安石博洽而太姦也，言行錄載其傳，尹彥明拜佛看經，而在程門爲高弟，范文正公爲救饑民造塔施。

貨以充賑給是皆拘儒所忌非廣見不能也且如咒術醫家之所界也閱方書中瘡疾勞瘵及小兒夜啼骨硬等間從祝由科本草載巴中毒蜂螫人立死非方藥可療唯禁術可制是亦採其有驗不敢拘忌霍去病所謂顧方略如何耳即此意也唯在乎主利出坤卦辭或日子所學廣見如何曰陸象山曰宇宙事即已分內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此言至矣盡矣可謂開發道體無餘者矣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張子以天地與我爲一體皆與此同今無拘于朱子無捨陸子之言是所望也

五醫道

唐之醫道精巧卓越海內宋元已來劉張李朱諸大家相繼而作論祖素問方宗本草立教正大後世則之至臟腑經穴脉候藥性探蹟鈞深故施藥刺鍼點灸不肯苟且容易看其登醫科者皆莫不詳視察推因證明論辨審方治豈不效乎昔者聖武皇帝天平九年天下痘疫流行夏秋之間參議藤原房前及麻呂左大臣武智麻呂太宰帥宇合並薨吁嗟哀哉是時也醫道未精致此夭扎愚讀史至是未嘗不嘆息矣唐之醫道不可忽諸

鈞當作鈞

北回札

六巧制度

天球河圖妙哉ハナカテ。袞冕黼黻至哉。周公指南車。蜀相之木牛流馬。魯般之巧具。墨翟之拒守。巧絕不可及者也。如元史載天文諸器。可謂後生可畏矣。彼上水踰嶺輪舟如飛之類。其巧不可勝數。蓋人之智無所不至。用心靜專則妙入神矣。唐人長于熟思。兼以學力。故致此巧耳。且如學書法。結構間架。縱橫楷正。依法之運筆。本六書之來源。故揮毫高妙。不凡不俗。又若乘船渡海。觀星宿度數。知方角遠近。是非由學問之助乎。有識者所當知也。

七考試

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致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地官全文我朝古有考試法。實錄所載可觀焉。其後間有擢舉。稀聞考課。夫才士。邦之干城也。取之非考試不可得。考試非由故事難行焉。齊語所書管仲取士之法。精要莫過於此。不可

界以霸道。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本於實理。不涉雜學。後世舉武人。用管仲之法。勸學者從。朱子之議善美。兩全無餘論矣。嗟元順帝罷科舉而後喪邦。明太祖置科舉而後創業。夫考試存亡之所繫。雖欲廢之不可廢耳。

附李唐考法

按李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

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讞校精審。明於刑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

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
 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日明於勘覆替失無隱為句
 檢之最。十八日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為監察之最。十
 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日耕耨
 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日謹於蓋藏明
 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盈虛究理精密
 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日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
 之最。二十四日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
 十五日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日
 牧養肥殖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邊境清

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
 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
 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
 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昔公向私職事廢闕為
 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凡定考皆集於尚
 書省唱第然後奏。右據溫公通鑑唐貞觀紀注欲得
 其詳當考杜佑通典及新唐書。程子所謂唐萬目舉
 蓋謂此歟。後世監吏安於小成愛於姑息權勢之家
 亦無意視民鬼谷子所謂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
 是已。嗚呼李唐考法之善豈不循哉。或問唐之取士

以四善二十七最詳悉無餘蘊今欲行之數目繁多願聞其要曰舉其要者宋元祐中司馬溫公爲相乞以十科舉士其一曰行義純固可爲師表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獻如今據唐之考法從宋之簡要揀擇精密而施行之則政治之基本是備天下之大福洪臻嗚呼一大慶事而已矣

八教令

周禮地官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其所謂法者何也教於民者也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苟無教而求民有義吏之過也唐自古教令不絕超越諸方本朝昔屢詔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旌門閭或復給以顯示行義是教民獎善之法據唐之善政宜紹述者也夫民之蚩蚩不辨天倫故陷被八刑八刑者不孝不睦不

淵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也其使民陷刑教
今愔也孔子曰不教而殺民謂之虐孟子曰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故豫施教令使民勿慝
仁之至也嚮者板倉周防守重宗奉鈞命為京師所
司所司兼古左右京職及檢非違使者也書一十一事每月之朔令都
下人庶讀之牧野佐渡守親成繼其職加以九事令
讀之可謂得周官讀法之旨矣可嘉尚焉

日本勝唐八

一皇祚

恭惟我 大日本

本言之後
至今 皇和
三年癸亥
二千四百六十三
聖代一百二十代

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其嗣奉稱

神武天皇其即位元年辛酉至今 元祿十一年戊

寅二千三百五十八年

皇嗣承繼聖代之數一百一十四代 廣運玄德蕩

蕩乎巍巍乎非言辭之所盡也姬周之世雖傳承

久而止二十七代八百七十年不及我

皇統遠矣蓋惟

天孫之德格于億年神明之化光被兆民非心慮之
所及也仲尼欲乘槎浮海又欲居九夷蓋指我
邦歟史稱海上神仙之山指我山歟

附敬神

我邦上下萬民皆敬神祇各崇氏神豈止悔過求福之爲哉天性所然自幼至老敬神無貳以是事君則忠以是事親則孝百行以信道不相悖敬神之德至乎哉與彼吳楚越人信鬼好巫者異其旨趣不可不辨夫剝復之運泰否之時何邦無之何世無之昔承久之役官軍失利乘輿播遷于隱岐建武之變武臣乘勢車駕蒙塵于芳野雖至難如此而朝廷如故

皇祚相繼賊徒不敢覬神器矣若彼王莽曹操司馬

昭朱全忠之大逆無道者我邦振古未之有也

雖或有功烈蓋世威權震王者而止於桓文之霸業耳不至改正朔易服色矣雖或有儉邪擾世姦賊斃倫者而畏神祇故恐天道故不能毀王法矣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我邦有焉

二義勇

孟子曰知耻近義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嗔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義之說如是而已我邦公卿大夫士已下至奴隸輿臺無不

思義蓋風氣使然也。寧受誅死，不敢受辱。爾蹴爾之食，故臨戰陣，無論勝敗，必能決戰。唐之善戰者，不足美焉。夫唐人讀書講道者，知義理所在，而至于細民，稀有知義者。宜乎募卒逃亡，良將無奈之何。我邦人不問才不才，恒存羞惡之心，以剛果爲平生之志，以逃走爲一代之耻。武德洽乎朝野，士氣薰乎域中，故農亦兵也，工商亦兵也，流浪亦兵也，苟受惡言，蒙捶撻，則爲之致死，是故無漫以口舌爲爭，無濫以手足加人，能全太平之治者，以上下好義也。

三帶劍

唐禁武官之外帶劍及挾武器，蓋古法不然後世禁之。暴秦銷兵之遺風乎。我邦大人君子，至農工商人，無不帶劍。夫帶劍者，不忘死，不忘死者，重義也。其意寧有死，不受捶撻陵辱。故上下以禮合，以耻交，不治而肅，不刑而威，哥矣。李唐明皇以爲禮義之邦也。出張九齡曲江集故若高貴有罪，雖有貶竄自盡之斷，而無係縶榜笞之辱，恨不使賈誼生于此地，徒爲長太息矣。或曰：縱挾劍，其濫相殺如何？曰：我俗自古躬帶刀，劍家尤武備，故互存戒懼，不犯非禮。若犯非禮，則兵刃來加，故不作唾面撲頰之行，是以自然適禮義之

道唐人雖禁兵不能相傷害而或讒口抵罪或毒藥
陰殺慘酷逾於兵傷我帶劍也勝唐之不帶可知焉
耳凡曉帶劍不忘死之義者知孟子所謂死於安樂
生於憂患之深意矣昧者或以爲帶劍非太平之象
是所謂迂於事情者也

四襲封

閱春秋傳周時諸侯及卿大夫士皆襲其封可知是
聖王之遺法矣漢高祖封諸侯誓曰使黃河如帶泰
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雖誓約如此無幾功臣
邦除子孫不能保土可謂漢朝寡恩矣唐太宗思復

嗣當曰
龍

王政詔宗室功臣襲刺史馬周上疏曰儻有孩童嗣
職萬一驕愚非庶被殃邦家受敗云云事罷不行惜
哉太宗使宗室功臣襲刺史則武后之禍當有起矣
狗義者天下豈翕然受女主之制乎抑亦使一徐敬
業勢孤不能濟事乎安史之亂當有勳力勤王者河
北諸郡豈望風而靡乎抑亦使顏杲卿張巡許遠重
祿多士如古世卿則其討賊不能遂功空死之乎凡
漢唐之風多是疑人而不世祿薄恩寡信一旦隨其
才授官職僅有過失則黜之昨者將相之子今日民
間之人嗟可痛哭而已我邦自古至今公侯大夫

土羹封世祿。非有天故。無有變革。風俗淳厚。勝唐遠矣。

五無外患

周有獯狁。漢有匈奴。晉有五胡。唐有突厥回紇。宋有契丹女真。其終為元所併吞。是舉其大者耳。邊陲寇攘無世無之。我邦古今無有外患。四海之中所稀見也。非唯地利人和之所致。蓋禱之所祐歟。昔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月。將擊日本。發兵十萬。明年八月。至平壺嶋。肥前平也。遇颶風。敗舟。即是大平記所載伊勢神風也。諸將遁去。棄士卒於嶋。日本眾殺之。惟餘南人萬餘。

而奴之得還者。財三人。二十年三月。世祖憤復發兵。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明年遣使者。舟人殺之。元史及續通鑑所載大概如此。夫世祖威力踰於漢唐。而遂不能來侵。況其力不及世祖者。不能規望也。必矣。或曰。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恒亡。是可畏者乎。曰。善哉。發此言也。趙岐注曰。凡庸之君。驕慢荒怠。以此亡也。秦九五包桑之戒。亦謂之耳。夫有患者。戒謹之。無患者。恐懼之。其可躋聖域無疑焉。

六無宦者

宦者害乎政久矣春秋胡傳曰昭六年宋公寵信閹寺
父子君臣之義煥刑人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
高以亡秦信恭顯中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
以亡唐不亦悲乎愚謂唐文學之邦君子所居歷代
何不按此蠹政乎至若與宰相爭權掌禁兵雖有善
者無奈之何可怪焉耳我邦未嘗置宦者可謂大
幸矣其福勝於唐不亦悅乎

七食饌

孔子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音可觀聖人之食肉
減於穀彼八珍之饌雖見周禮及禮記而今不可悉

素問音作回
為作生

羅於前且庖廚臭羶不可近之凡唐人之饌殺雞鶩
狗彘馬牛麋鹿之類煎煎之膏之脯之啗肉倍於
穀菜諸品羶腥溢於外油膩浸於內且雖滋其味而
不長壽於我邦人不壯堅於我邦人素問所謂
膏梁之變足為大疔亦可畏矣不如我邦先食音
後肉加蔬菜盤饌以芳潔鮮麗為要也其亦庶幾無
疾病與

八武藝

唐之講藝要如由基之善射宜僚之弄丸是精其業
耳益未盡心術之奧義我邦武藝要居業盡心事

理一致矣。引而伸之，雖及天下邦家可也。夫劍術者，以克己忘形骸，感應惟影響，鎗者以忘物我，妙用任自然，無所著。射者自省正己，直道妙契，存養中和，御者心外無馬，人馬相忘，自然中矩。砲者主一無適，思無邪，大意如此。其目可尋矣。觀達其道者，心所開悟，書生不及也。凡爲士者，無不學太公之術。唐禁武官之外學，兵法益古法，不然觀荀子所說齊楚趙魏武術，精鍊當時武之盛，可知焉。宜乎趙用一李牧，大破匈奴，開地千里。後世唐人不及也。我邦廣學兵法，士風得正。五霸七雄不足歎羨，況今戶口富庶，帶甲

百有餘萬，人人崇武崇禮，相敬相戒，宜乎致昇平也。

附造劍

唐造劍用鐵或銅，其制不堅利。我邦造劍百鍊其鋼，磨礮極巧，霜威鏡光，儼不可犯。試之不利，則捨不用。雖野人佩刀，可比彼斬馬劍，非唯唐不如我。凡異域刀劍，皆不如我。非唯刀劍不如我，凡甲冑鎗箭亦不如我。或曰：虎羊不生，何也？曰：山澤所生多矣，無之何闕？且獅象生于西南，而唐無之，以其無之，謂唐偏小者，誤也。如刀劍四方所有，而精巧莫過於我，故言其實耳。

和唐合論

天生人物四海之內皆同其性。天道無私視四海
民猶如其子。無有偏頗。夫五性七情不得相異。故
賢愚得失不得不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是言人性之所同也。孟子曰。舜東夷
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
言道無遠近先後也。今以所同論之。昔者

垂仁之久。御世同黃帝之治生。

伊久米伊理。昆古伊佐知命。出神第百五子。御年百五十三。

仁德之舜。遜似舜禹之避讓。

大雀命。應神第七子。

桓武之遷都。如盤庚之易居。

先仁子。御年七十。

十一

十七

五十五

七十二

子

返朱在卷三

後三條之恭儉。若文王之界服。其在宰輔者。武內之

元老。儔呂望之輔佐。聖德之攝政。擬周公之制禮。

大織冠之仕朝。合阿衡之立志。昭宣公之行事。為

霍光之廢立。其在武將者。源賴義義家之遠征。佐

衛霍之功勞。義經之踰險。類鄧艾之人蜀。義貞之

攻鎌倉。猶項羽之破秦。楠正成之忠勳。齊諸葛之

貞烈。凡事之比類。不可枚舉。好惡之相同。不可勝

數。故唐人賦詩。以暢情緒。我邦詠歌。以伸心思。

感興不異。諷規其同。然而唐獨稱中華。以諸方為

夷狄。誤也。夫赤道者。天南北之中也。其東西之中。

未知何地矣。定中爲洛陽，是難信矣。故唐與西域有爭中之說。夫西域南蠻韃靼皆大邦也。星宿分野各有之。我邦亦同。豈唯限于唐哉。且我邦戶口倍倍南宋。而元昇儒漫稱謂窮荒小夷。不智甚矣。我俗不詳察。唐者稱謂仁弱之邦。仁弱字本出宋史本紀亦不智之至也。夫唐文物之邦。所以善治良政發光輝也。而其文誤用。或助檢邪。致衰亂耳。故斷其長補其短。則得中矣。其善者擇而師之。其不善者捨而不取。則近道矣。

儼塾集卷之一終

文化十三年 丙子正月十二日友人

小倉山僧隨佛上人遺物

儼塾第六世 森庸 軒珍藏



